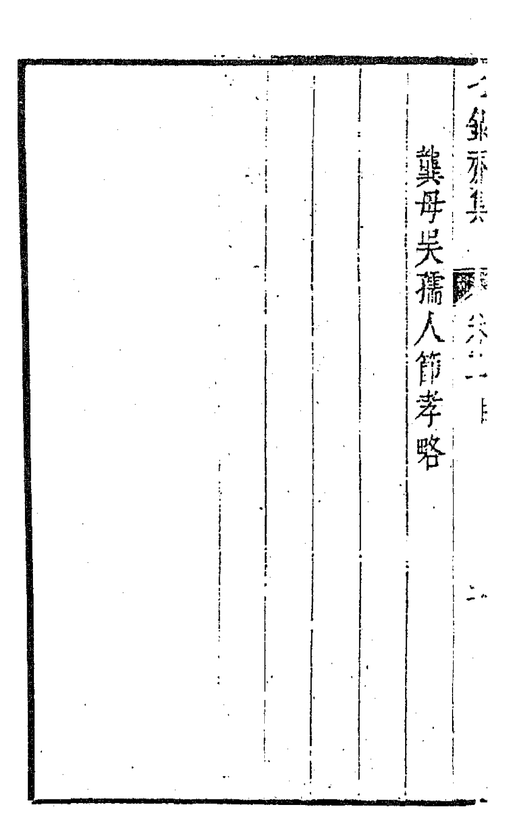
七錄齋詩文合集

七錄齋詩文合集標目

古文近稿卷之二



龔母吳孺人節孝略

七錄齋文集近稾卷之二

婁東張　溥西銘著
同里張　采受先選

兩漢文選序

兩漢文世無佳選曩聞梅禹金先生本最善惜未見也比歸家受先漢文選成讀之歎其神絕然不觀梅氏本心終不安千里寓書朗三索其故稾朗三者先生孫學行能光大其先人者也

朗三鄭重祖父舊書向庋藏之以予與受先之
請始出相示讀之益歎受先之選精尤絕倫與
梅氏合轍也梅氏之書人自爲第意在網羅故
聞義存堙没斷碣碎碑簡括恐後閨房之辭鬼
神之句云繫漢代一字必留受先則以體用爲
主大章短篇事貴明顯登其全文綴錄殘闕然
梅本次世系論存亡人各成卷據代修職便于
覽考受先分建文體務張法式篇以類從上自
詔令下逮箋札疏則詳整兼有華質梅本聚書

既多採文尚隱兩漢諸子褎然有書者別爲子
家不入文目詩賦騷歌漢體最長有韻之言與
文殊路復設一選不關其科受先大致亦緜子
書韻語別爲選論文始專塗事雖不謀理實同
致極逼人之能事可謂前不負述後不嫌創也
且讀梅本者柔滅没之事臚闕疑之書一文異
傳縱恣寘括曹丕典論鍾嶸詩品緜此而生讀
張選者尊國君貶亂賊崇令主黜百夷篇書其
所來人記其所出賢愚治亂發策煥如如登宗

廟朝廷禮樂備矣此文紀文選所爲並行𠕋邵
無鬪眩曜者也逍者受先弇予念之數年著作
分任從厥攸好自漢迄元代當有文左右史書
記言記事稽古爲烈受先慨然承業今且施之
功用梅禹金先生則有皇覇文紀至陳隋終焉
君子之學何多同乎予又幸不孤矣

禮樂合編序

禮樂之難興也有二失焉其不知者畧之謂治
天下尚法爾無所用之其知者迂之則曰禮樂
百年後興非今日所敢議也二說堅定雖有明
君察相不能奪矣嗚呼世衰道放學者觧宗六
經同歸禮樂爲懸設狃故常其事遂絕此日齋
合編之作所以亟見於天下也其書捴括遍整
凡王者治世之具悉繫禮樂春秋筆削大易幽
賛指存宏鉅命名攸始詩書之文各引其類後

代史志咸見收錄書既成予顧而歎曰學校微
禮樂廢矣董仲舒劉向漢大儒也志興禮樂務
先庠序班固作史愴然太息於光武之明堂辟
雍顯宗之宗祀養老蓋貴本也東都太學盛聚
空名唐宋學舍競資利祿末世之事所爲病古
也豈作者之失哉夫禮樂之事同屋而議一師
嘵嘵智者秉慮愚者宜力如作室造梁事皆可
見學宮不修肄業無地是故樂云鍾鼓禮云玉
帛昔人所譏以今言之蓋久不辯又曷救乎宋

而推察精隱力祟三始不得已而稍遷其說謂
爲禮先其可及正樂先變歌章修之以漸久乃
造徵此亦聖人鼓舞之意二雅續正之指也
祖諭羣臣曰叔孫通儀雖雜就必需百年禮樂
墜地魯兩生何硜硜也是故作禮樂者非斷不
成陶凱既製樂章復進羣臣言曰通禮不通樂
無以感人心通樂不通禮無以正風俗是故作
禮樂者非兼不明斷與兼
祖宗之志也言於今日則王者之所守也孔子

與顏淵論禮樂自今不變者獨夏時爾韶之下也胡舞升殿冕之蕩也女主祀天本天時者不易治人事者數窮使後之修禮樂者如敬天時焉亦可以不荒矣曰齋博論今昝所著弘廣禮樂之出四瀆之歸也本諸庠序不敢不勉焉若東海瑕丘徒榮以官博士弟子紛高彼師豈其指哉

五經註疏大全合纂序

經學之不明講說害之也予心惻焉意欲廢講說而專存經解竊取古今書曰考之以經爲一類按其書名或存或亡次第采購又遍覽史乘考及百家與名人藏集其中有一言合經者爲取簡首久而成卷私先命名分爲三集自周迄唐曰古解宋元曰通解今則曰國朝經解自周迄唐者有見必書有言必存葢古人說經源流尚近文旨茲深得其一言如寶元龜即或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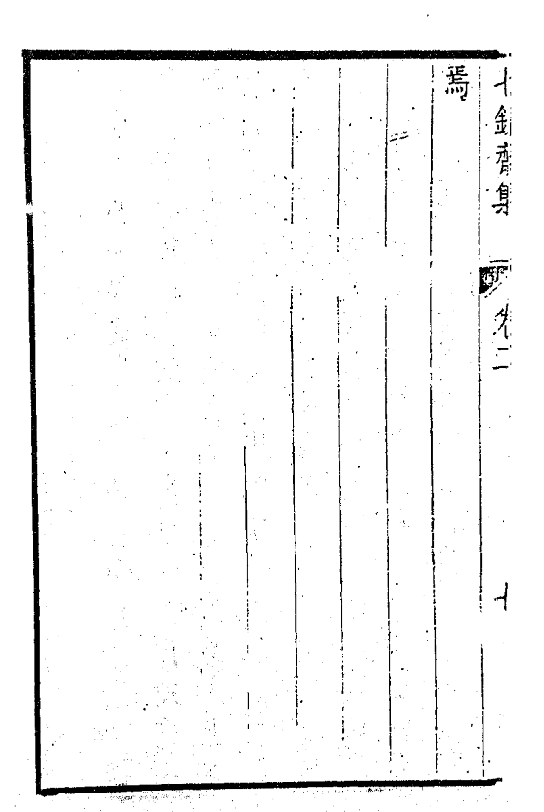
異時王初指自在所謂過而癈之寧過而立之于識焉而已不敢忽也宋元諸儒解經最詳然稍錯出矣師門相因語言不休複說枝譚往往而有不得不少辨得失鄭重去取　本朝專以經學取士流爲科舉其學遂荒縉紳儒林絕口不吟然訪之著作之家山澤之中巖廊之上亦有其人或五經彬彬一人兼之或竟其生平止專一家大都便制舉者必陋務明經者必深采其最長著之曰　國朝經解亦以見　明興有

人經學未絕也三集旣陳是非備見然後探賾遠近通懷彼我私出擬議爲易書詩春秋三禮孝經通論以寓已志庶幾微言獲明前人不泯然才識庸短家無藏書即終歲經營庋非二十年之力不就白首可期成書無日又自悼懼不遑寢食因念註疏大全二書久懸學宮庋而不觀目前之憂同心所歎迺先合以論次冀其通傳夫註傳之學盛于漢疏義之學盛于唐南宋以後道學盛與註疏稍佰然觀魏鶴山九經要

義專明註疏之學卻其說未嘗或止也

成祖命諸臣集四書五經大全以訓天下而十三經註疏復整櫛懸設葢不讀註疏無以知經學之淵流不讀大全無以正經義之紕繆兩者若五官並列不容偏廢成弘以來學者尊尚大全兼通註疏等爲閒書久而講說滋煩人便剽記淪棄大全亦復不論是故道隆而隆道汙而汙二書在今盛則偕存衰則偕亡其執然也然二書雖讀亦復有端註傳設義多與今殊疏辭反

覆煩而不殺學者若無斷割遂甘閉目大全尊
注爲本取途旣狹講說襍張義旨反隱以好便
之人心嘗難讀之兩逕雖策以功令救蔽不給
寖久淹曠能不悲乎予旣傷經學之不能遽明
又恐二書日遠而弗彰也爲去其重復標以異
同使讀者耳目清明知所指嚮夫適路者先問
關梁入室者先歷門庭註疏大全亦五經之關
梁門庭也鹿城李爾公可衛世家子好學尚經
術見予所纂請版行之予適歸以刪本任流廣



焉

無近弟稾序

昨予客燕無近弟日念予欲予歸予歸不兩月弟車且北矣昔者二蘇相念各有逍遥堂兩絕句子由詩序謂感於韋蘇州風雨對床之句惻然久之子瞻亦云讀弟書不可為懷予遠不敢望子瞻顧弟之才加以年力似追子由無難者且予即才劣兄弟之情則同不能不回翔低首也無近文數變不離雅常海內通明博游之士多稱之或謂其近義益醇有嵆高生民之思予

未敢應私與切論甚善其變化應規矩軒軒天
地間也弟性至孝少育他氏事兩母如一母在
諸兄弟中齒最幼諸兄弟皆呼以弟弟事諸兄
弟甚恭愛諸兄弟交口頌其爲人弟好推讓急
朋友其童時已然晉傳暢幼不惜金環甚爲魯
叔㒞所譽若予弟者十歲便當有名也庚午弟
已遇復落幸選入格爲明經此不足竟弟用設
以質言漢重明經弟之學行亦無負矣予在京
師時四方賢士大夫咸趣予勸弟行觀其形貌

議論予雖歸諸賢士大夫尚留嗟乎此節而兄

也盍往問焉

姚宮端沆瀣集序

布衣之言升於有位在位之人出言以利天下其道一也賈生覃精著論克成新書入告漢文治安大指不離其中子瞻憂傷國事卽退擬制策設問對行其胸懷人臣奉公義先語言詩稱雲漢易云斷金無以易矣現翁姚先生慮天下之故深爲諸生時輒欲上書宰相論當世要害若沆瀣集固得行其道之言也語成數萬年歷四朝

神宗之季先生始釋蹻其時敎化醲固萬物曠佚先生憂其不繼所言務持綜覈案名實循至今日法令齊一吏民嚴肅解繩而遊可以無動則惇大簡易之說先生三致意焉商周之世無大相殊成湯伊尹厲於前武王周召和於後鏡世變以成就治法亦曰因時而已先生十數年來應　詔有去華之切直至文稱宣公之得人文俱在世指無所隱備其殷勤匡納先以至誠非深思孰察不能知也國家之事一身之事緩急

云何自爲者曰急於一身爲人者曰急在國家其所爲緩急不敢信也死生吉凶分别在前舍身而圖事嘗不能及國韓魏公數定大變臨事即不欲生大臣誠存是心則成事之本也班孟堅譏訶屈騷謂其不智王叔師辨之百世而下莫不誦王之美非班之失論人之際小有升降皆行已之成鑒揆諸大者局可忽乎貢舉之文郎不若封事章疏專主糾慝然揚於王庭其事最著睽睽之目旦夕覽考美王公者不必宜於

國人布公道者不必中於時會非先生之精白
一心大文昭回其誰尚焉詩曰樂矣君子直言
是務其拜獻之謂乎又曰有鳳有凰樂帝之心
其多士之謂乎

題邵氏墓圖

邵彌僧彌氏圖其先代墓舍示四方予讀之感焉嗟乎古人防墓錄來遠矣邵氏家世清顯無石槨頌琴爲觀美然松檟成行土封翼如子孫歲時清酒食潔衣冠展視堂屋祖考是憑則亦見容聞聲矣僧彌次第一圖言其上世較之渭川十畝尤爲近之倘有不戒者丁丁其間予將告之曰伊獨無毋乎舍肉不食足以教孝苟縱尋斧是自伐也墓門不遠惜及草萊登覽生哀

有神告焉邵子作圖葢庶幾歐陽隴岡阡表矣

何玄子易詁序

國朝學易者寻心獨高楊止庵錢啓新兩先生今得玄子而三矣止菴先生之論易也汲汲於崇古學而黜心易其言曰田何者不言理之始費直者不言理之終王弼者不言象數之始孔頴達注弼說不言象數之終又曰焦京以緯亂易何王以玄亂易易猶有存今之心學無理無象數是自然之絕也於是次第傳易別宗傳衍傳正傳轉傳異傳別傳孽傳七端痛言得失辯

哉斯言雖紫陽復生無以過也啓新先生之易得於王南塘陳蒙山兩先生王陳之易不著錢氏獨顯先生自言二十年始成象像又十年始成像抄中云人不知像始於屯終於未濟而已鄒南皐先生讀其言深歎息焉又謂讀易者當爲書策居守不當爲書求蠡宮占與楊氏合是故學易雖多兩家之易稱絕倫矣何玄子令之學者閎大儒也經傳史載無不通理其業先見於周易孝經易詁之成聚書十年始得下筆其

說大約折衷衆家斷以已意於遠者寧過信而存之謂其去聖人近也於近者寧峻防而以理制之惡私說之囂也書凡數卷古今質文兼焉立之學宮號何氏易非虛矣或曰玄子留書易非所素有嗚呼六經一也即以書言儒者謂精一執中即易理欽若昊天即卦象滿損謙益即卦占通變宜民即卦變枚卜吉從即蓍法堯舜以來用易尚矣矧河雒圖書理數一致乎且經生之弊好便避難無精深之思而喜託易簡之

說揚錢二十易行世久詢之學士家鮮或見之予

愳何氏書行世以爲秘莫知猶是也然則五家

三派之學宋代鉅儒之論竟絕業不復施用乎

予月閔閔焉所以序也

陳大士古文稾序

古文之道與時秖相上下盛衰之衡因人所好作者不能自繇然物候既至理有恒貴欲以辨力矜尚不攻而屈嘗夫道風頽敝士習偰論四海同波舟楫靡届與言大士之文正仁義明得失孰不同聲姍笑指爲見怪者乎乃介生一唱六合從風間有嫉妬外示不服而中含愧歎齒牙治兵而詞實竊取此亦足以見人心之不差大雅難以妄託也大士時秖捆載充積即其行

世已有萬篇近復以古文辭稍遍人間奇岩峭
雅執唐宋八家名之一無因彷大力支止總角
合奏謳其簡篇謂多者不工工者不多昔人所
病覩我大士始知其拙枚皋長卿淹敏遲速同
歸博妙若遇大士皆當斂手精者得之須臾之
間大者不離尋丈之內嗚呼可謂知言已

義士葛成像贊

義士有聲吳中久死而肖像世謂雷將軍復生也班氏傳游俠溷稱樓原此皆附王公為雄耳烏足與朱家郭解道哉義士當中貴蠭出一擊使服吳中無名之稅俱脫其一時不死者天耳天啓之末五人號呼首懸市門何歟五人死不十月墳墓高敞故中貴祠當時所謂上公地也義士願洒掃居守其間今雖後死及地相見可以無恨然五人一奮血肉誅死狠藉義士械慮

數年卒䴏吳人猶能見其老人形像嗚呼可謂
非時哉

俞太母八十壽序

太母以武寧外孫水部愛息適俞新宇先生婦順婦德婦言婦功備矣一時大人先生徵行考義爲誦鳲鳩詠蘋藻弗敢忘也子彦直孝廉俶瑋端博友道徧天下當太母八十集四方之言張諸東辟大第及溥溥不敢文抑與諸子謀曰組紃修歟臧穀輯歟魚牲之祭必躬必潔歟管庫出內以禮歟宗老睦歟賓客稱之曰賢歟世之高捆內者色然而矜震震然以爲不可幾及

自太毋䙡之數者皆餘也太毋讀書善論難推
高理學助新宇先生爲建說又在富念貧貴能
及下斯可謂君子矣閨房之性仁儉其恒有也
家㦤清匱慮存營㔸節食殺服言動不敢先人
一室之内無高深之形樽綴委蛇老幼穆如爲
士人妻者多能之所難居者獨富貴爾淸華之
子鳴鼎結轂豐形厚勢莞簟安之旣登天朝體
節彌大外臨以卿大夫之文内繫以内子之職
一物不恪責者衆至僮指以下好爲聲光是故

象服委垂愆積銅釜凡此者豈皆擬金石示燿
燿哉習而志焉自名爲敬共而瑕疵見于外亦
勢使然也太母執謙應度履順不伐世徒見其
金蟬聯葉門宇峻隆加服增歎謂爲極榮抑知
外觀見豐者無關神明乎詩言無儀趙母戒無
爲好雖女志之通言所以防閑富貴敎之以靜
者尤亟今者彥直閒居養志歲時暇豫太母輕
軒升覽帥子孫飲食從徵其年歲當古者韋母
之齒朕則子爲太常母號宣文固今日事也壽

太毋者兼賀彥直曰非是毋不生此子此非同人之言葢古有之出乎四門以望四國不如退而循之與埶之間聽玉佩之聲察車帷之色不如觀其訓子者可以得陰事之實二三子夫各有毋鶴鳴聲聞亦言其本而已

全邑侯政紀序

莒家之城諸侯有之紀爵而書曹滕剡費皆侯屬也若以覲德如聽樂焉或降於列國或登於三代視其所爲王者不拊不摶可以意服也侯之任邑也不三月而民歌甫綦而邦之人大靖絺綌懷之鳩𪂹附之則曰斯邦之弗鳩弗集亦越有年自今賴焉葆首者息擊𣎴而辟穀者式燕飲食非侯緊誰之施觀宓子者於漁觀國子者於道之桃李酷武之後任之以仁苟其放弛

振之以禮寬之求治也漏而待袖焦毛髮而待
沃勺日夜枯槹而遑遑然以望有秋維侯是究
是使是長是育二者之義不綦備歟

壽錢叔嵕年伯五十序

祝人之親者曰子孫盛多祝人之子若孫者曰毋忝祖考此天下之恒辭君子所樂聽也抑有其言矣將徵其人則若之何求之高門如伐鼓焉謂闓聲而廣應也欲世世其賢名表宅里焉非當世之淳人潔士不勝也叔嵕先生爲中丞築四子約身謹行退若諸生子裒卿進士官大行視中丞先後顯遇尤早貴先生俯仰其間五十年履道而亨今者吳禹玉先生亦五十兩家同

里子各早蓮里入持牛酒相屬溥以年家子揖
讓獻言顧兩先生少同庠序毛齒雁行雖封公
世家相笑莫蓮如諸生時旁觀者感叔翁先生
德厚輒追道大中丞生平大中丞居鄉久通籍
三十餘年粥粥不名其能戒諸子謹視老成溫
恭中禮曰人不恭舊爲不中蠢士不循義否田
而耕聽斯言也雖孔子宥坐之銘何加焉中丞
長君伯蘊先生服德推財日就減削先生左右
之贊成其志伯不言貧叔若無貴僮指節焉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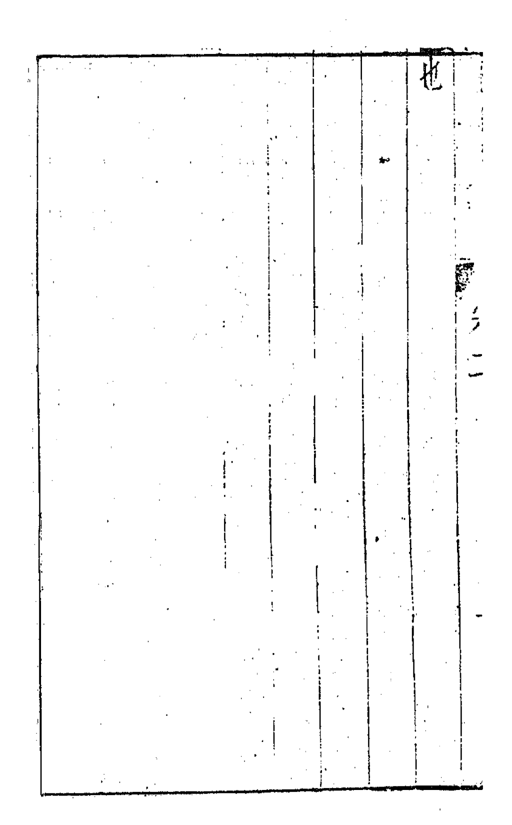
藁安焉中丞旣立廟又祠學宫元旦月節先生
同伯翁兄弟犇奏致敬諸孫二十餘人衣冠拜
道路環視輿不得前然先生貌益莊循墻惟謹
故人弟昆有不輯者則躬趨其門勉之或困不
能婚嫁者成就之邑中人與先生識面即終身
不獻束矢於公庭其從人亦無負薪行歌爲市
兒患苦者皆太丘之化也曾子曰君子行於道
塗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古之善
事父者莫如子輿善事師者莫如顔子顔其義

則同今何以壽先生哉其爲先生之枝者思子

輿可也其爲他人也者思顔子可也

茶菴小引

菴在郊外依殿以立若行路視之則大樹之蔭也夏苦燀暑汲水而飲慮傷脾涓北風其凉侵星觸霧或懼瘃裂仁者因事設便闢一丈之廬藥燥溼之節置鑪鞴具湯果啜者望屋而息亦無患於百里矣壺士之惠固君所稱因夫豚酒可以祈天通於貴賤之數飲食不廢北菴之成予竊有說以處之大熱而民淸不務不襦而民有煖氣善政存焉若列之湯社如祇園所樂命



也

祝尊光稿序

予與受先毋過虞山必登子常之堂晏論竟日
儆邑中人物子常輒稱畹仙尊光時畹仙尊光
同讀書山寺與予未識而先以文相示心貴重
其言謂爲國體之材旣樂覯止歎其一致尊光
二弟皆熙妙深典學從畹仙游從問經於予予
不能辭語之曰兄事師事子各有人予無所益
子請以畹仙尊光爲歸庚午畹仙以一經名舉
首尊光邑邑不得達世疑二子道同其所遇懸

澗私質難於予常曰徐之請視宅日今尊光果達揚子其知言耶朋友兄弟或言天生或譬草木觀尊光之一家有受道焉長者發策幼者負劍歸弟子之禮也駝仙尊光其塤篪乎有唱必應聲音周還所自有也閒覽兩漢傳紀鄭莊好客交徧國門徐予者論痛絕交游二者所見各異不能相通若以告尊光有一室之聚無千里之宿詠念琴瑟克寧先人則不論不議可以終古矣予常又言文字者人之布帛德行者人之

身體苟以文致寵寵至而輕棄其德是謂自忘
其身何衣裳爲則尊光先與子有成言矣文純
經行純法其兄弟之志也讀其文者如見三代
韓穆珍味寶羣連玉未敢方焉古不云乎子言
之歸乎君子抑槩尊光信矣

壽周年伯母九十序

始言女美中言婦德終言母儀內則之次序也漆室緹縈稱列女而爲婦則無聞伯宗之妻稱哲婦而爲母則無聞翁人慮其不全然以質撲之專一之性貫于大耋山河之服必基公宫少齊士行老爲女師所自然也閩章甫周先生予同年進士官郡司李三載化洽邦人懷之推本厥生曰維先生有母今年九十矣以望期頤相去十年若視鯢齒散髮七八十許老人則皆其

後生也先生將蒞吳强太夫人從太夫人以年老不任遠行坐堂上訓之曰諸孫成人饔飧無若吳民數百萬恃子衣食幸毋以白頭爲念嗟乎汝瀆之勉正殷其雷之勸義在古風烈登之弦匏後世衰降其聲不章太毋本二南之指以命官人豈獨訓子凡太夫元士之妻妾咸受辭焉章甫任吳中久簡服節食悶勞百姓歲時戒僕人問太夫人起居未嘗遺一縑曰見鮮而驚見金而變色吾毋之宿誓也吳中民不樂訴獄

嫡攝苦章甫正色挫之以單辭服者多輙書帮
太夫人曰吾毋喜乎反人恃枝而行需此為咲
樂不敢不告也章甫急民之困萬方振之瘠見
顏色僕夫歸勑無語太夫人謂老人不願躙𨈆
子憂勞毋相恐也周氏累世遁顯兄弟子孫兼
六藝名四方者咸就章甫受經章甫旣寢時從
太夫人問章句大義太夫人後堂升降進食宗
族皆聚而觀禮大家子婦可以結般相告語也
漢劉子政傳列女頌鄒孟母數稱詩焉謂其善

於漸化則曰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謂其明人毋之道則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謂其知婦道則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鎔舉風詩以美令人後世能言之士欲申謳咏愧無以加繇太毋觀之笄纚而入廟冡服而矢言彼姝之化也長則繫夫老則繫子內精五飯絜牖下外畜羣御明婦誠伊教之實也三者見其全矣維子食毋維子歸毋維吳之人歌無毋徒以齒言猶僅也

賀黎博菴生日序

博翁年未加布即爲海內士宗通籍三年出領文學當事者以東西浙歸之曰通邑大鄉非公莫任也浙接吳楚甌閩粵山水鈐轄其間文士衍茁按圖而求如下材木弋鴻鶩不可以名公乘傳來三月周其域一藝之士畢登從來秉文者未有也八月之六日當公生辰同社閩子將陸夢寉夢文孟長民諸子謀進而舉觴溥致辭焉其頌頖宮乎公侯之事大夫之慶也抑本諸

南山乎斯民有懷若子之思未可忘也二者之
義俱存則請爲言生平山川之雲其生無鄉遇
物而呈方珪圓璧大雅之倫取以命才其說曰
杰士之出類有物先之鼓宮而宮應不後時得
其族者醴泉朱草失其羣者枉星流矢觀化自
上非士之責爲之解者則曰惡鳥不巢於鳳阿
蒺藜不產于靈岡人苟自蘖潔高山大陵井里
之觀也何疑乎今之師然自博翁言之則皆有
餘矣兩浙之文素摹詞學千里同風儁旅幽步

示以坦坦猶病跛焉踦閭而語丈人曰敲弗能易也閒搏翁擻下即焚故書尋新術顧聖賢道在無所謂异能奇說也變心易慮遵道而行未幾而蒸蒸始喟然太息知向者古人之說通常可施乃愧未遑矣夫王式之詩不化江公趙賓之易欲欺孟喜漢人傳經高其一家樹頰建吻抗不得下凡彼所持各有辨據豈將以爲得富貴便身圖哉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千世而不坳不如持之一朝也各師者紛同道者奬奮議於

天子之前競私其布衣之鄰遭傾跌蒙患難而弗同其志夫固曰道在是也博翁之教始以治其一邑繼以風示四方卒無有反唇而譏儻逸不循者是何謂哉南海北海心理必同比戶而察先王憑焉抑吾黨二三子且听然謂博翁向託空言今乃見之實事此同文翁韓夫子之徒未敢望也況他人哉記有之衽席之上可以成治博翁雖揔一鄉上教洽邇國錄其生平觀之無異於坐閭門而訓宗族也若馳譽岳降奮祭

歡言則元公彬州之歲足爲今賀壽之盟且

慙張老矣

葉必泰稾序

文章之事必先天然次資問學兼其致者號名絕矣否則一亦可以傳此往論也自今言之說復不同往者文執古今判塗如項羽沛公割界鴻溝彼此爭王互有勝敗今則事歸混一四方拱勢所謂維陽關中得此則王不然人會爾夫聖人道一異端自乖背之樊紛倖而得當律之以正皆不可謂順是故天資之說至今而窮也必泰天體奇妙本乎夫子傳業聖賢之學自其

襁褓爾見時已知無與並者十餘年來通貫理
區挈而出之年雖少固儒林中一大人也成子
安序箪賦稱爲天人偉器陸士衡賦文極狀難
怫又曰非爲之難知之難晉人之學非有所兼
百王範來者也顧鄭重其說若此況經緯聖學
事功億倍知時人俊論無所容其間矣予於此
道若涉海然晝夜候風不能達也自遇夫子而
始知所津涯然而不敢息也鵬之飛以六月苟
自六月止則世皆可彈而食也魚大萬里設無

變化悶以骨韯也予朝起而求學竟日而不獲
一益則夜且蘄予在夫子之門雖不能數與必
泰游今來必泰泰復歸竊惘惘然顧讀其文而熟
念之古人不遠所云皆學等也必泰具絕尤之
姿殫天下之有循而解節復歸天然其際不可
以言說也一進而合與數變而合者其功力分
數殊也夫子莅新安久文章治行前所未有也
每觀曉菴先生作述之際低徊不能去于心必
泰其知之矣

壽吳年伯毋湯太夫人壽序

崇禎癸酉之夏吳禹玉先生五十五十者祝之始也于是邦人聚而獻祝先生讓曰老毋行年七十有五而髮蒼蒼而筋骨甚强天之厚我毋也甚請壽吾毋太夫人聞之復辭曰惟子富善行學以康于色惟子有男天發其祥㠯高大于門邦人祝子順也勿以老婦爲言夫一家之中幼讓其長長讓其老則一家和一國之中小臣讓其大臣大臣讓其君則一國和君子先讓以

明禮斯舉也邦人於先生觀禮焉先生三子長駿公次清臣幼未有名舉止停諦亦兄敵也駿公試南宮第一時未娶婦告之

天子賜馳節還里門太夫人擁孫襴笏甚歡爲問都中起居囅然而笑手綰其髮飲以醇酒明年駿公成婚禮一城聚送致賀太夫人覔高軒望新婦入門燈火夾市復喜謂里毋幸今及見盛事時太夫人年七十有四邦人子欲拜酒上壽先生止之又一年而展觴其說云何人子奉

親視蚤夜察顔色自少逮耄日月漸加苟推其
本皆親之年先生年登五十太夫人善食無恙
孰鞠孰育凡先生之年太夫人所有也先生食
貧養志讀丘索謨蒼素文名震動江介顧遭時
遲暮而有子先見子欲爵父父曰有母在則如
何溥曰是又可以告之
天子矣朝廷教孝爵命及士必本父母駿公幸
蚤貴成大名三歲滿秩當奉
詔崇所自出先生與朱太君將被象服如詞臣

太夫人其安之乎在貴恩約不忘著簪德媪之素也同體受命義不敢先令子之分也駿公欲崇先生必先崇太夫人朝廷欲崇駿公之所生將崇先生太君必先崇太夫人是一家有兼貴也先生文尚爾雅當代聲名之士思與並鑣王路椐駿公使下令秋駕車而南太夫人撫䅉弟令前蓋謂功名閛達世所炫艮大孫年少恭人次孫筆復抗大敵寮重器一旦父子俱官將來炎炎之戒是以邦人知太夫人善訓子孫又稱

其達義能止也先是大夫人七十先生亦嘗開
北堂羣宗族舉觴矣衣冠拜毋退而與嘆志在
五罔筲者孔子之不遇也季孫祿以千鍾南宮
項叔乘之以車二者亦世家所恒也孔子曰非
二子則吾道不行先生乘高祖之懿惪力學耆
道爲世方閫門室之內上順下睦太夫人持杖
升眺歡氣無間頌說高爵不言而意深駿公既
貴斂制益至自賢毋視之適如固有不形損益
然白屋之士通聲巖廓散髮至老非時不顯緜

今而論先生假一遇於駿公以　太夫人其亦
季孫之祿南宮之車也可謂偶然哉溥又聞吳
氏爲崑陽上族先生祖裔多公卿鉅人曩以塋
兆所蔽黯黮者五六十年佞人旣拔今始強奮
一舉而冠天下正士之出與邪乘除太夫人覺
天時察地脉復詳人事禍祿不回其在兹夫

周其章稾序

其章之文初尚雄逵繼尋典要當夫物流蕤盛言貴發生昌衍浩富羣辭滿家其章兼有衆義鉅體該郁迨義歸摯斂人思節嗇周折規矩不厭若難其章稱情而出揖讓中雅庚午之役大篇廣幅幾覇而跌今者限字程比塗轍峻隘或疑山不魚鱉澤不麋鹿世之通材亦時詘耶其章從容默如不改常度及應試歸予讀其文告受先曰其章素不可方物今之變化益匪所思

限字之文務者勞繩削約者病瘠塁賴有其章兩家之懷通矣往者維斗為南國舉首吳中論人物科勢謂當繼王文恪先生其章實心慕之今亦幾得復聲望不滅凡人志量豈徒然哉其章天資奇穎晝夜攻苦不倦縱筆為古文詩歌直須臾耳發言無不潭妙時義一道視為游戲譬紙立書淺深豐儉因人之情各極其則夫公卿之器遇或以時要其大畧少成已然若其章者童子時已足相命不俟今日也其章既冠

經簡服約身貌同寒士邦人咸誦爲年少能自
持不敢以富貴輕量乎謂此何易視其章其章
之才可以著書通經術稱大儒其志行足以易
風俗明人倫行而不怠社稷賴之豈徒恂恂鄉
里以善人自全乎且與行之士創造一家常患
無徒今伯兄序九中表二爲逸休皆國之令士
修古業以振衰敝古云兄弟天生之羽翼乎觀
兩家羽翼成矣何所不勉焉答安定先生讀書
泰山爲世大師天子下其學規行於海內其章

兄弟乃其苗裔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其在
是乎

程楚石程墨選序

今日之文限字善矣莫若擇字譬制器焉匠人操斤準節長短尺寸之數如其規矩使瑀能液散不選良木物必速敗然擇字有方必先逆古敝敝而求宋人之刻楮業也以難爲高不避深阻隱疾之所賤也齊景公病疽羣臣入而撫之公問其狀高子騐火晏子騐日意無以異顧其言君子野人靡矣辭命之閒一語失倫闘者交詬況彌綸衆家登之簡策乎楚石執其說以甚

程墨其猶匠氏之意哉辭法兼者上也得其一
者次也兩者皆劣即弃而不顧得無處標杜見
夢乎昔有問麟者答之曰麟如麟問者怦怦而
坐語以麢身牛尾鹿蹄馬背則霍然以解程墨
具是殆告以麟之形容矣俗言若虁夫何異哉

孫大宣稾序

鼓舞者非柔纖木熈者非眇勁言柔漸也以驗文字千日之積一日之通其道猶是當夫積者默默物化不關其懷四時不形其意其飛聲名猶委土也迨通達能應榮闢闔隨御者固然與諸懷近則巧者詘心夸大變慮矣大宣閉門論誦數更寒暑間苦疾病謝絕朋與退而著撰每歲卷許出以示人人爭傳慕謂不睹其面但讀其文朱桃稚沈麟士其右是乎然大宣靜湛更

甚曰女惡丹華書惡淫辭貌文以色非予好也凡文再遷讀者輒驚曰其歌采菱乎延露陽局胡爲乎來其庭抑朱曠乎孰與之折秋蟲之羽解嶰谷之竹夫成車於室與驅車于途非獨勞適孫得失亦倍數人靜者兒說之解閉結也然人動者說在東郭之馬圉也世皆契契而求倪視不察大約得之于內若執衡然名聞于邦國之大夫而不樂以聲達言成數千都人士爲之賦綠衣三百而心精不可以外傳今之一發而

當其素履迪功名之大及身而止以德自造其流無疆儒行之稱如此者數矣大宜有此盡行乎哉

題黃石齋先生贈徐振之詩

久不讀黃石齋先生詩意中忽忽不樂强以唐人歷之如挾文選臨東坡雜帖下也比見贈徐振之十韻又追送大峰巖十六韻覺風人在是非河漢矣昔昌黎依處陽山區冊自南海挐舟訪之喜送以序先生家隱不異昌黎漳又閩嶺奧區去吳五千里振之躡屐從游致與區生等先生手篆圖書二方屬振之貽予頃既作跋用署紙尾古字蝌蟠飛鳥翥躍猶然列峰面目也

癸酉行卷定本序

今者京國之試四方獻疑者咸以子常麟士介生勤卣不遐爲言旣得乙卷姓籍麟士名在其中予同門徐無所千里寓書深于太息近見郭柯汾所閱子常卷矜許最高當頷一經不知何以復落勤卣卷巳廢矣楊羽君覆視驚歎稱爲未有繇此言之四子之中遇者三人矣所不果者畸耳豈戰之辠乎乃四子抱書論述無所怨讟怫鬱閒以貴人之篇徵其差第亦愛而不郤

乎于是益感其用意之忠厚教人者無已也介
生之選博引羣材不没小善勸貞論尚風格裁
東西兩京而止于常辭士則本理切物納天
下于規矩旬日之間選凡三見名家先總見聞
程墨采覽當世行卷復整齊大雅義嚴而法其
說曰仁義之言求其備非法之辭去其甚我蘇
乎中正者而已矣然人心方動上之人强以法
操雖大震之弗中止也宋初競尚楊劉而伯長
仲塗倡宗韓柳眉山之文禁于紹聖而其言益

貴文之至者抑之彌揚沉之彌著所必然也今者耆長有名之倫暫就屈伏願學其說師其一家者逡逡奮迅得氣所在通達出所爲文示當代繩墨議論原本先舊未嘗乏絕可謂辨吾鄉之功哉嗟乎不行封建不可以井田不修學校不可以選舉今天下庠序之法壞矣猶幸有私居之論足以正其是非傳于不墜不得已而假時文以行之託飛鳴之言寓憂悶之志非四亡又誰望焉

趙我完稾序

我完辭家客游涉朱方抵邗溝載其文以行裒重不能舉乃取近所爲四書大易諸稾各以十篇布之刋刻所以便卷握通賓客也我完述造十年文凡數變遹者謨論一歸淸簡夫辭寒恩燠當炎浴涼物之必情以令能言之士徧布天下淵珠荆玉所在成市不制之以規矩示之以省要無所命高捨其舊常尸祝先士非獨法令宜然人之好惡巳先見之我完言司氣會識在

衆前體要漢京以發今作視世所推釣銖之覺又復差異笞魯連屈田巴于稷下百世而後臨淄侯慨然慕之排折孔璋譏訶季緒自喜論當以我完相較鍾期之歎知不妄發也至太易昏蕪玄老皆病得此十章如聞鍾鼓援類其餘虞翻不死予以尊酒餞別聊復寫言篇首知予志者誦言婁江師我趙子當不徒在壇坫之間辭命之際矣

壽李母沈大君五十序

世家之苗裔通人之令德誦非及身必徵後代扶風之子孟堅著史定遠立功大家左右女憲續兄之書聿光東漢遂使祖姑倢伃不得專有徽烈龍門窮愁放發成一代之文子姓不顯然女爲楊丞相夫人生子猶能讀外大父書文章克似司馬甚矣作法有基男子之子女子之子俱稱傳人矣李子寅生從予游癸酉孟秋以母氏五十乞言四方爰徵世牒母固松陵上系僉

藩沈定庵先生少子也松陵與禾城烟水接望百里其中名人高門麟角駢會沈李寔稱大姓孝廉伯遠先生與定庵先生詩歌往來各以古人相期遂許婣盟霞舉爲孝廉長君角犀豐盈十許歲即善染翰放筆爲鍾鼎文字咸中法律定翁見甚器重少女歸焉爲令太君詩曰鍾鼓樂之盍言君子淑女各得其所也霞舉既擭令匹居室益修上順父母下逮僕廝中睦宗人霞舉婚十年未舉子太君爲卜旁御霞舉難之李

強之然後舉子乃今寅生也李氏閥閱累代予孫藩出歲時祭先祖廟堂備俎豆禮器法以長子主之立田供事未幾將靡霞舉力修先緒太君出裝資簪環珥佐成其業祭法復舉文嗣續之大遠紹元祖高曾世守賴以不絕諸儀五廟大夫士庶人以次降殺德流光卑非是不享既有令子聲聞高明或懼中墜不造來葉徧食上祭曠焉失時咨諸長者則曰無田同土栩恤義當有君今太君先其大者二事畢全日寺寧無

財無恫宗公子寧下人必昌其後爾者兼覯雖南國季女晉卿內子道猶是矣霞舉博通寡遇黨姓交刺慮鼓衰而竭太君勉以遵時養晦使整章甲以需有秋兼朝夕命寅生堂上鷄鳴受書安絃合雅年未二十通聲賢豪一輩發歎期爲儒者子曰從夫而貴同從子而貴同婦人之職也相夫子以義不言貨財教子以成人不言干祿非世之賢者不至也太君爲婦則歌關雎爲母則本曲禮關雎始和曲禮始敬惟敬與和

承承繼繼可以永老不得其說而盛言節儉追美組紃犧之籩豆之事有司之守非所語于君子之大也

龔毋吳孺人節孝略

吳處士從吾有聲練川以老成爲諸生祭酒一女適龔孟揚孟揚婁東人徐姓育于龔故龔姓少從處士學處士器之甚遂字以女令女年六十稱龔毋吳孺人矣孟揚者讀書亡何病死孺人哭泣不食誓節從當孟揚未亡時業最詘先世田宅多假售人孺人出裝篋易之業復起旣亡龔之族人則曰田宅我固有也孺人不與爭孺人無子讓田宅則益貧族有當嗣者不爲嗣

乃復歸父母家手治麻絮約飲食買地葬孟揚地高仰嗚呼悲巳予本其略爲之論曰

烈女之事載于詩書其絕年命毀支體者無論論其大者抱子而泣不墜苗裔竭力孝養其家之大人憐之俛仰同井苦亦可不困冀母無子又勢不見恤不巳甚哉母多兄弟從弟無懷數歲病瀕死又無毋毋護視之得不死令母老復歸父母家無懷與雲衢綿慶無翼詣兄弟亦事之最恭吳博士存吾處士弟也博士事處士如

父視母如巳女博士埸母益痛悼不自勝嗟乎
不有夫子則孰與之俱生不見憐于尊章則孰
與之俱安有父而父亡有從父如父而從父復
先母而亡母之一身可謂窮巳旨聞母事舅姑
以孝稱舅姑欲易其志條見顏色終不敢疾聲
發號旣歸父母家孟揚生時田宅讒不敢問欲
請後復不可得夫忠臣履信而被疑孝子立誠
而受謗烈女之志感天地動金石而不能發意
於家人若母者又古人所哀巳龔生墓在城北

二十里乃冊獨爲之積十年後成不有女子無
以存男子毋自無子彼孟揚者亦何嘗死哉